



陶学  
周刊

## 关于金山,有据可查的“灵异事件”

□ 省镇中 孙建华

古代金山本是屹立于江心的一个小岛,“万川东注,一岛中立”,为长江上南北来往要冲,所谓“卒然天立镇中流,雄跨东南二百州”。抛开地势位置的重要性,单就其自然风光来说,秀丽的金山一直被称为“江心一朵芙蓉”。一直到清代道光年间,金山开始与镇江陆地相连,一时“骑驴上金山”成了大姑娘小媳妇的一种时尚。和陆地连成一片后,虽然交通方便了,不再需要仰仗舟楫渡江了,骑头毛驴就能上金山,但却也少了那种一山独立大江之中,烟涛微茫、鱼龙出没的壮观。

这里要说的两件事关金山的“灵异神怪”事件,都发生在金山登陆之前。

第一件事发生在北宋神宗熙宁四年(1071年),距现在已有近一千年的历史了。那一年的冬十一月,苏轼因批评新法,外放出任杭州通判,在赴任路上经过镇江,于是来到江心金山寺游玩散心。

稍微了解一下苏轼我们就会知道,他和金山寺的和尚们关系极佳,和佛印主持更是留下了很多神神道道的传说。且说熙宁四年这次登金山,是由金山寺宝觉、圆通二位长老盛情款待,当天晚上就留宿寺中了。

当时苏轼心情不是太好,而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旦在仕途感觉不爽,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家。这事陶渊明做得尤其出色,他的《归去来兮辞》及《归田园居》等作品,流传千古。而苏东坡是铁杆陶粉,他曾说:“吾于诗人,无所甚好,独好渊明之诗……”《东坡诗话录》还记载着作为陶粉的苏东坡一件轶事:“苏子瞻一日在学士院闲坐,忽命左右取纸笔,写‘平畴交远风,良苗亦怀新’两句,大书小楷行草,凡写七八纸,掷笔太息曰:‘好!好!’散其纸于左右给事者。”

苏轼心情不好,于是这会儿在金山寺想起了老家。他的老家四川眉州,那是长江上游,而金山在长江下游,独立江心,他觉得包围着金山四周的浩荡江水,都是老家过来的,有一种乡里乡亲的亲切,特别好!于是,当天他在金山看了落日看晚霞,看了晚霞看星星,看到二更天,也就是晚上9到11点之间,看出大事来了!

是时江月初生魄,二更月落天深黑。江心似有炬火明,飞焰照山栖鸟惊。怅然归卧心莫识,非鬼非人竟何物?

这是苏轼在《游金山寺》中对当时的记录。江上月亮落下去了,天黑沉沉的,忽然江心中冒出一团明亮的光焰,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把飞过夜空,火光照亮了金山,栖息在树林中的乌鸦受惊飞起。苏轼惊呆了,这到底是什么现象?是神鬼之力?还是人为的东西?没法解释!于是郁闷的大苏,心怀惴惴只能回去睡觉。怕后世的人说他臆想,是文学的虚构,苏轼特意在诗后加了原注:“是夜所见如此。”当晚这事,确实确实是我亲眼所见。

那么,这似炬火的“飞焰”到底是什么东西呢?后世众说纷纭,有人说是“野火”,有人说是“阴火”,刘辰翁说“江心炬火”是龙,还有人干脆说是苏东坡产生幻觉了。现代人的解释毕竟与古人不同,现在有人考证说,那是一场北宋年间的UFO目击事件。

第二件事发生在明朝崇祯二年(1629年)中秋后一日,距今正好390年。当天,“十五的月亮十六圆”,有“小品圣手”之誉的张岱记下了自己在这月圆之夜的一段轶事。

说这故事之前,先了解一下张岱其人。其实为了方便大家了解自己,张岱已经为后人准备好了一个本人“产品说明”:

少为纨绔子弟,极爱繁华。好精舍,好美婢,好婬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鸟,兼以茶淫橘虐,书蠹诗魔,劳碌半生,皆为梦幻。年至五十,国破家亡,避迹山居,所存者破床碎几,折鼎病琴,与残书数帙,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蔬食,常至断炊。回首二十年前,真如隔世。(张岱《自为墓志铭》)

通过前面一连串的好什么好什么,就知道这个人真是纨绔,但凡纨绔子弟的豪奢享乐习气他都有。同时,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作风他也有,而且玩得比其他人更精致,因为他少年富贵,家里有钱啊。

张岱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,他本人博洽多艺,经史子集,天文地理,无不涉猎,无不精通。同时,他一生笔耕不辍,老而不衰。张岱的作品《陶庵梦忆》、《西湖梦寻》等到今天还在畅销不衰。他的《夜航船》一书,内容更是如同百科全书,二十大类包罗万象。从张岱学问涉猎之广泛,著述内容之宏富,可以看出他为学之勤奋。于此可见,张岱与一般的纨绔子弟、浮浪名士,实在是根本的区别。更别提他在明亡后的家国之痛和遗民之恨。

故事既然是张岱自叙亲身经历,当然是真实可信的。

1629年阴历八月十六,张岱由镇江前往兖州,傍晚船到北固山下,就在江口停靠。晚上月光如同流水一般倾泻而下,江中波涛汹涌,露气、水气在月色中氤氲朦胧,一片白茫茫如同仙境。张岱说:“余大喜。移舟过金山寺,已二鼓矣。”此情此境,我太喜欢了啊,于是划小舟从北固山来到金山,当时已是二更时分了。这和当时苏东坡看到“江心焰火”是一个时点,只是张岱此时有月华满江。

到金山登岸,他们几个人“经龙王堂,入大殿,皆漆静。”和尚们已经入睡了,整个金山寺黑漆漆地没有一点声音,“林下漏月光,疏疏如残雪。”月光下,好一派静谧安宁啊!此时,年轻人的恶趣味发作,打破这安宁,成了张岱当时唯一的乐趣!

于是他“呼小僮携戏具,盛张灯火大殿中,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”。在金山寺大殿中大唱“梁红玉击鼓战金山”,一时“锣鼓喧阗,一寺人皆起看”。最有趣的是有一个老年僧人,从睡梦中惊醒,一边用手背擦着眼屎,一边惊疑不定,仿佛刚起床受了凉,“翕然张口,呵欠与笑嚏俱至”,一边笑着,一边呵欠、喷嚏一起喷了出来。和尚们眨着眼睛观看,对大殿中这些不速之客“为何许人,以何事何时至,皆不敢问”。

“剧完,将曙,解缆过江。山僧至山脚,目送久之,不知是人、是怪、是鬼。”戏演完了,天也要亮了,张岱和他的戏班子一起解缆上船,扬长而去。和尚们一直蒙蒙懵懵,跟着他们来到金山脚下,看他们到江边,看他们上船,看他们在晨曦中划船而去。一直到人影船影都看不见了,只有江水浩荡,拍打着金山四岸,大家还是弄不清楚,那帮深夜到大殿中唱戏的家伙,到底是人呢?还是妖怪呢?还是鬼呢?

如果不是这段当事人事后沾沾自喜的自叙文章,可能金山的这段故事会演成传说吧?张岱此举,十足的狂放不羁、洒脱任性,他的闲情逸致确实不同流俗!普通纨绔也想玩成这样别致,可实力不允许啊,是不是?!

所以我们说,这两段关于金山的“疑神疑鬼”事件确实是有据可查,而且都是名人第一手记录,但真正到今天还是只能存疑的,唯有一起,就是苏东坡看到的那个“江中炬火”。

有谁知道那是什么吗?